

<<有味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有味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63393664

10位ISBN编号：7563393668

出版时间：2010-1

出版时间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作者：汪涵

页数：237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有味>>

前言

在深夜的写作，让我对时间有了更敏锐的认识。

有时候我沉沉睡去，经常梦见童年，据说大多数人的写作都与童年有关。

至于我，梦大都会发生在清晨，在半明半暗的时候，在天边红褐色的残霭即将变成白色的流云的时候，我有时松开手上的笔（我是一个至今也不会用电脑的人），梦见童年回归，母亲用鸡毛掸子给我打扫房间，沉静动作里有着某种永恒。

我由此写下了鸡毛掸子，写下了靖港，也写下了木盆、豆腐干、古琴，还有墨条这些精巧或者平凡的物件。

在清早我快出门的时候，这些物件仍然在，它们有的在我房间里，有的还在记忆中闪烁，只是，它们都还未曾醒来。

我相信，它们和靖港一样有自己的时间感，有自己的生命，所以，我从这里开始要改“它们”为“他们”，在清晨，我不会去惊扰他们，就像母亲从不会去惊扰我的梦。

对于我和他们之间的关系，以及和他们的制作者之间的关系，在写作的时候我曾经想过无数次，木盆和古琴这些肯定都听到过我写作的动静，并和我有过交流。

他们其实都有自己的方式，对这个世界了如指掌。

通过写作，我确立了与他们的朋友关系。

也因为它们，我还算是一个有味的人。

——汪涵，摘自《有味》序言

<<有味>>

内容概要

这本书是汪涵就十种中国传统的小手工艺制作折扇、古琴、靖港香干、油布伞、糍粑、木盆、称、箭等所写的散文随笔，抒发了个人对这些传统工艺的迷恋和内心丰富的情怀，并身体力行，制作这些蕴含深厚文化的小物件，在之中书写了不少生活中的小故事、穿插了对生活事业人生等的感悟。

作者简介

汪涵，湖南卫视节目主持人，主持过历届超女、快男、快女的选秀活动，主持《勇往直前》《名声大震》《越策越开心》《天天向上》等重要娱乐节目，曾获得“华语主持群英会最具幽默才智主持”、“最佳娱乐节目主持人”等称号。

书籍目录

序 有味的礼物 靖港香干 糍粑木盆盛满 漂流声 油布伞 好箭琴之树 墨想准点的星辰 鸡毛掸子 扇骨 烟火 神仙归隐记

章节摘录

插图：准点的星辰一个人的静，是不是有重量的？

假如有的话，我认为它最好的方式，是用一颗心做秤砣，用大地做星盘，才能称得起。

提出这个问题有点傻，就像有人说灵魂有21克重，但是想想，这些其实都是有重量的，灵魂也好静默也好爱情也好，它们肯定都有不同的重量。

不然它何以压住那么多古怪的念头，有时候你何以走得轻松，走得沉重？

杂志里讨论这些事情很多，装着这些东西的纸张，其实就是有重量的。

我是个好静的人，想卸去一切的重量的，但我总是还做得不够，有时候想彻底安静一下，忍不住地在音乐中咳嗽一声，也会让我觉得可耻。

关门即是深山，那深山就在自己的心里，静其实是没有止境的，如同一幅星空运行图，只剩下了基本的线条，无边无际慢慢转啊转，几万年都是如此，再大的动静，都无法去得知了。

最静的时候，都听得到外面花瓣落地的声音。

我认识一个人，就有这样的静。

找到他，你心里需要好大的一片旷野，他远离城市，一生只做一件事情。

那是在沅水河空旷的北方，出长沙，过湘江，往北80里，用半个小时抵达沅水河边，那里有湖南最平凡的风光，那些固定的砂石场，那些放满了水牛的河滩，很多摩托都在大堤上突突地开，旷野里出现一个小镇，那里叫做靖港。

从那个刻了字的麻石牌坊下走进，假如兴致好的话，还可以走过旁边那个菜园，那里有淡黄的南瓜花在喝露水，丝瓜藤上爬满瓢虫，沿着巷子走上个200米，他就在那里，一间狭长幽暗的小屋，他就在那里做木头的称秤。

等到天黑的时候，他会为自己点一盏灯，在那里把细细的秤杆提起，一头压着河港的水声，一头压着小镇细碎的吃饭声。

他是个做称秤的手艺人，明天，总有人会从他这里取走新的称秤，他们会离开靖港，去集市卖菜，去村落收粮，他们很快乐地干着这些琐碎的小事情，卖粮人会跟买主一起嘿哟嘿哟把新碾的大米抬上秤，拿到了钱就高兴地坐在地上擦汗，那些卖鸡的把鸡吊在秤在看它们扑腾，把秤尾好不容易压下去了，还揪着鸡冠子给顾客看，说这鸡都是吃稻谷长的，算是土鸡。

想家的时候，晚上用一碟香干碰一碰想家的念头，甜时唱两句长沙腔，苦时花掉两个小钱，买酒，或者打牌，然后拉灯，叹口气睡觉。

这些人最后都成了异乡人，他们有的人不再被找得到，秋风起的时候，黄叶高高的卷一卷，去了。

可他还在那里，房子他就搬过一次，现在这房子有20年，够老了吧？

可他做称秤都60年了，就一直坐着，很少离开这方圆半里的地方，这个方圆半里的地方，就已经可以供给他所有的生活必要物资，而工具必须要去别的地方买，但一生只要买两次就够了，现在工具都泛起了油黑的光亮，那是岁月的包浆。

他的存在，是靖港的一个象征，靖港有好多这样神秘的窗户，里面藏着神秘的人物，他的窗户，就算这个小小秤店的柜台。

早晨起来，靖港人家的黑漆大门会一扇扇打开，大多数人家会先放出一群鸡，或者一只黑狗，然后有人在清晨的冷冽空气里大声咳嗽，拿出收音机放戏，烧了水去煮米粉吃。

吕爹的事情，是要在洗漱之后把窗户打开，把那些大秤小秤，先吊在那里，标志出自己唯一的身份，好像别人看见。

等太阳再大一点，他就坐在阳光里开始干活，他偶尔从柜台里面冷静地打量一下外面的世界，那短暂的交流只能看见外面的小，他又会低下头仔细琢磨他的木头，他的铁家伙。

很少有人进来和他说话，一般他们都会在外面，而对于我这个显得有些刻意的拜访者，他依然保持着对工作的专注，有时候会根本不理我。

但我喜欢看工作的样子，他反复地提起秤来看它的准度，眼神里有宗教的虔诚，假如那秤是对的他就会静止好长一阵，阳光把他轮廓勾勒得很清晰，他最后会盯着准星悄悄笑一下，然后舒上一口气，心里有了无限的满足。

<<有味>>

他累的时候，就和我说话，但手里的工具却没有被放下过，谈起做秤的事情，他的眼睛里永远有着喜悦的光芒。

所以，在这里我开始称他为吕爹。

称秤不好做，是个真正的细活，我学了好多次，现在都还没有学会，它的繁琐程度只有少数几个人可以接受。

但这还在其次，很多时候，做秤不是手艺的事情，是心的事情，心里想着的东西很重要，虽然做出来的是一个工具，但它从此就是一个标准，你控制了它，它再去控制一个无边的世界。

手上会犯错误，但心可以去纠正它，细细的木杆前粗后细，最容易被刨折，一定要非常小心了。

那个提着的铁家伙叫做吊比，得用手钻钻个小孔，才能把它按进去，那个孔极其难钻，做得手不顺的时候，就像秋天最后的鹧鸪，转了好多圈还找不着窝，弄不好杆子还得折了，一切又得从头来过。

最后那颗定盘的星，它是所有结构中最重要，因为它控制着平衡。

无论多大的称，只要那个星找准了，整个天地就平了，秤算是成了，这是个了不得的大事情，何况自己做好的任何一个东西，都是了不得的，一头挑起人间生计，一头挑起天地良心。

一个谦卑的物件，何以承担生活的粗砾与精巧？

或许只有称秤可以承担。

称秤，古时被称为衡器，再复杂的衡器，用的也是基本的杠杆原理，衡是一个动作，是吕爹的动作，当他盯着秤尾的起伏的时候，那就是天底下最大的责任。

所谓的衡量衡量，也是从这里来的，世间万物都可以衡量的，这既可以是无形之物，也可以是无形之物，比如学问，也是可以拿来称一下的，古有王充《论衡》，现代有吴宓的《学衡》，看看它到底有多重。

小时候，我可不知道衡量是什么，妈妈牵着我上街去买新鲜的椿芽，那椿芽有沾着露水的醇香，是我童年美味的一部分，看着卖椿芽的大娘多放了几棵椿芽，称秤的尾巴高高地翘了起来，我高兴得恨不得马上抓了就走，妈妈从容付完钱，望着大娘微笑一下，说谢谢啦，大娘说明天还有新豆角类，你记得来咯。

回来的时候，我高兴地把石板路一路踢得嗒嗒直响。

我知道，妈妈今天遇到了好人，这一把，果真称重了不少。

我后来才明白，这个叫做笑脸称，对于那些小生意人来说，那个称秤不是光算钱的工具，它也是对人情远近的表达，多一把，少一把，高一寸，矮一寸，他们都会看着你的眼睛，并期待你也还以同样的微笑。

后来，我们用上了电子秤，用上了冰冷的磅秤，那里面有科技的精确，却不再有温暖的模糊表达。

我们都太忙，我们都匆匆地往前走，从而忘记了那些细小的衡量，我们不记得服务生递给我们水的温度，我们也看不见同事给文件上修改的一个小小的标点，我们忘记了那些小事情究竟该在生活里有怎样的分量，我们经常擦肩而过，看不见对方投来的温暖目光。

还是要多想一点吧，多想不一定累，少想肯定会错，我们不会忘记衡量那些重要的事情，却往往忘记了衡量起码的温暖。

所以，我愿意学习这基本的衡器，愿意把这小镇，当成自己心中的一颗定盘星，而这个小镇的准星就是吕爹。

吕爹的身世，是他一点一点给我讲出来的，13岁开始做称秤，学了三年才会做，一杆秤出去以后就是一个世界了，它可以被放上一棵白菜，也可以被放上一锭黄金，它假如错了那整个世界也会跟着错了，知道了这些，就可以出师了。

称上有吊比，有毫子，有花栏，有刀子，每一个巧件，都可以算尽人心，所以做秤比学木匠学弹棉花都难。

吕爹年轻时眼睛又深又亮，据说十三四岁眼睛鼓一鼓，牛虻子也数得到脚，半丈河水里的嫩子鱼也照得清，也是这个小镇的名人了。

学到秤的筋道后，做秤的手艺给他带来了自信，比镇长更自信，别说百斤稻谷，千万人心也称得起，谁都会错，但吕爹的秤不会。

算到现在，吕爹刚好做了60年，小镇的60年像流水一样倾泻而过，吕爹做的称秤数也数不清，假如他

<<有味>>

做得不够小心，也许会做不了这么长的时间，早就应该烦了腻了。

关于秤的事情，他有很经典的评论，他说：“错得毫，那就错得厘了，错得厘就错得分了，错得分就错得钱了，错得钱就错得斤，所以天天都怕失之毫厘。

”做他这个手艺的在以前就很少很少，靖港远近十里只有吕爹的秤，这个事实实在是太重要了，小小的秤杆一头是南北杂货须臾吞吐，一边是千万银钱瞬息万变，那些关于后来的计算，是生意人的事情，不是吕爹的事情，和他的关系并不大。

吕爹现在还是一个小小的手艺人。

吕爹总结说：“做手艺人发不得财，却也活得清。

”然而，所有的标准诞生之后，仍然是要被不断考验的，比如古人最早说的斤，指的是一个斧头的重量，这光从字形上就可以看得出来，这是不是太重了点？

所以以后就得不不停地改，君王想多征税，那改下斤的定义是最有效的手段，一斤多几两，交的一斤谷子就比以前多了。

重量有时候也会骗人的，一斤生铁就听起来比一斤棉花重一些，这些，就看你怎么去理解了。

有一年，运动来了，沱水泛起桃花，报春的夹竹桃比任何一年都要开得早，火一样哗哗咄咄满园子燃烧，人心和以往不一样，眼睛也被浸得红了，小生意人拿秤的手开始要抖，因为连小生意也是做不得的，小镇里架起了高音喇叭，没日没夜地嘶吼。

干部要吕爹连日赶做大秤，这都是给公家用的，个个都要100斤，棉花谷子大堆大堆往上搁，这些棉花谷子称好了就上船，顺水运到湘江去。

而运过来的铁器大锤堆成了山，大家都说要干大事，不干插秧抓鱼这些小事了，都拿着家伙一起干活，一起吃饭，有人去湖里挖泥，有人上堤筑坝，有人劈柴烧火，最后快成功了，所有人挤在一起，在堤下生了好大一堆火，火烧到了半空，他们一起唱歌一起喊号子，都说胜利了成功了，一边跳一边要把手在空气里抓点什么东西。

吕爹也不晓得是什么胜利了什么成功了，只晓得村子里出现一个奇形怪状的大铁疙瘩，那个就是所谓的大事了。

后来好长时间没有人来要他做秤，好多人家里有东西也不敢卖了，也不敢拿到食堂里吃，咸鱼被捂出了好长的霉。

来年，灾荒来了，黄蚂蚱飞满了天，又来了好多人，偷偷要他做小秤，四两的也有，一斤的也有，个个都肿起眼睛喊饿，那个小秤，只有药材铺子用得，只能秤很轻的东西，比如珍珠犀牛角之类，寻常人哪里用得。

古时叫做戥子的小称，一个堂客的一餐饭也称不起，现在都要拿来称米称菜，那能称多少呢？

好多人为了吃食打架。

靖港的猪被送到城里，鱼被打光了，都说称不起笑脸称，一根豆角的人情都做不起，多出半两白鲢肉赶忙给崽伢子拿去烧汤喝。

吕爹有点生气，说不如把10两改16两好了，这样能节省不少。

古时一斤就是16两，人心做得细，后来看到粮食多了，才改成了10两，六几年都是瓜菜代，不如改回去咯，这样好歹能多吃上一点。

吕爹现在还保存着两杆16两秤，16颗星数下来就是一斤。

后来好像又有好多运动，吕爹都搞不清，他只认一个理：“只要粮食要收，人要吃饭，人要喝药，哪里会不做称？

”这是一些过去的事情，对于现在来说，终于无关紧要了。

吕爹的秤是点亮时间的灯，他衡量到那么多的时光，很多都不太记得，那些似乎都于他有关，也好像无关，有时候他似乎能控制它，有时候又无法控制它。

他的世界都在那些准星里了，他郑重地把它交给了别人，然后又关上自己的门，这是一个很固定的动作，但支起再多的时间，只需要一点点的固定就可以了。

外面有人在打理抚乱的田埂，有人在和邻里争吵，那么复杂的世界，都需要他亲手刻下的准星来讲出个道理，至于别人会怎么去用他，他从来没有了解过，他坚信他准星的硬度，会还原世界的本来面目。

<<有味>>

他是本分小心的手艺人，他端坐于时光之中，只要树荫和阳光还在，没有理由停下手里的事情，又过了二十几年，突然县里有了好多大集，长沙听说也热闹得不得了，东西都很好卖，都在说繁荣了进步了，到处都是红火的买卖，当年为了吃食打架的人都后悔，好多人又来找吕爹做称秤。

吕爹忙不过来，也招不到土地，因为做秤到底还是不挣钱的，他搬到了现在的这个屋子里，屋子是租的于老太的，从此以后，吕爹不但生意火了，还有了一个可以说话的伴。

我见过那个老太，于老太已经很老了，她有90多，住在里面的睡房里，她和外面的世界关系也不大，早上的时候，她自己搬个小板凳过来，看着吕爹做秤，然后等中午儿子送饭过来吃。

她是看着吕爹长大的，也看着他一样变老，他们有时候就在这作坊里说话，说以前的靖港如何如何。于老太高兴的时候，会给吕爹念一段《杨家将》之类的老书，念得很认真，还会把头抬得很高，有时候又给他看孙子的作业本，吕爹就微笑着听着这些，偶尔想起他小时候那些被丢掉的书本，想起那些那些走掉的人，吕爹会偶尔叹一口气，然后继续干活。

在我买下靖港宅子的后一年，于老太去世了，终年93岁，那些书本被她的孩子收起来了，这屋子只剩下吕爹一个人，柜子里还贴着一张奖状，那是于老太的孙子的。

于老太走了，她留下了一个柜子和一个老床，还放下那屋子里，而这世界的生意还在轰轰烈烈地运转着，后来来了几个贼伢子要吕爹做黑心称，他们商量了半天，对吕爹说钱可以多出一些，但花栏要做重些，毫子做歪些，吕爹大吼一声：“称是良心，哪里偏得？”

”到底偏不偏得？

做秤的人有样东西永远用不着称，那就是砝码，吕爹就有，大的100斤，小的有一两，个个像判官一样黝黑扎实，吼完那一声，吕爹眼睛像十三四岁一样刷亮。

这就是吕爹的尊严，把一把秤做得更细腻一些，把该说的话得更响亮一些。

镇里终究是没有运动了，人人都有生计，有人用柳条穿鱼，有人囤好粮食过冬，有人用鞭子打牛，有人摘好菱角进城。

人散去了，吕爹越来越安静，这作坊的时光只属于他一个人，在他说出这些简单的经历的时候，小小的虻虫在房间里飞舞，铁挫子发散着幽暗的光，吕爹的眼睛像年轻时一样晶亮，像河边的卵石一样被磨得越小越亮，他和我说话时偶尔转动一下眼睛，就像泔水河上最早的春潮，那时候他还年轻。

吕爹是对的，心里多了一毫也是高了，心里偏了一厘也是远了。

2009年8月本文选自《有味》 汪涵 著 广西师大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

编辑推荐

- 1.湖南卫视主持人“一哥”“策神”汪涵首部文字作品，呈现娱乐主持人完全不同的深沉一面，绝对惊喜。
- 2.《有味》以南方的老物件、老吃食为描写对象，展现了汪涵惊人的文学天赋，承接张中行、董桥等老一辈作家文风。
- 3.《有味》全书配上汪涵在制作传统工艺时的近百幅照片，并加以相关小知识，及“涵舍故事会”的小故事，妙趣横生。
- 4.2010年北京图书订货会期间召开盛大发布会，梁文道、白岩松等人加盟，全国近200家媒体同时推荐。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